

928
7
16

攻

媿

集

一六



攻媿集卷五十七

宋 樓

鏞 撰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絕頂而地始平曠四山
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
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
崖飛雪千丈洞心駭自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
繇古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眩于創見何暇擬議紹



攻媿集卷五十七

宋 樓 鑰 撰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絕頂而地始平曠四山
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
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
崖飛雪千丈洞心駭自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
繇古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眩于創見何暇擬議紹

興甲子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萬象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爲池使二流匯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千畦渟玉雪不妨飛練掛丹梯讀者避之而四十餘年十易主人咸睥睨以爲難淳熙十一年足庵鑿公禪師旣至百廢修舉取莫公之說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興畚鍤池深一尋縱四百三十尺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橋爲闡視水漲落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漪漣拍隄渟渌如拭千巖倒景空明相映道俗欣嘆見未曾有禽魚下

上咸有喜色師問名于雪窻張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謂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瀦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山之氣與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旣積則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礴于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徹之士深藏若虛出于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利而已哉曩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爲壯偉可觀顧安得每每如許及今過之旣坐亭

上徐徹三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震疊素峴萬數
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紛駭相
應少焉覺兩涯石壁亦爲之低昂不已此非親至其上
深曠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公止謂不妨飛雪之勝
不知此池之成關機闔開乃大有功于瀑泉也足庵傳
洞下心宗精鍊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
白數主廢刹皆立興之壯年嘗出力于此以辦衆緣晚
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傾補壞
猶懼不濟乃于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百萬外不以謁

諸人內不以費諸帑傾囊倒篋一力爲之信有大過人
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
又得信士單承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
矣故併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與佛之學行于世尚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
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
而佛廬至不可數何耶蓋嘗聞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爲
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衆而熾老氏獨好

不知此池之成關機闔開乃大有功于瀑泉也足庵傳
洞下心宗精鍊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
白數主廢刹皆立興之壯年嘗出力于此以辦衆緣晚
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傾補壞
猶懼不濟乃于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百萬外不以謁

諸人內不以費諸帑傾囊倒篋一力爲之信有大過人
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
又得信士單承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
矣故併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與佛之學行于世尚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
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
而佛廬至不可數何耶蓋嘗聞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爲
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衆而熾老氏獨好

言清淨靈仙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
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于其徒者哉明之
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
爲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
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于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
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淤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亡
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爲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
遠居之于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氣得黃

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
船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湖不登爲作法于其壘未幾潮
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敕差明州管內副
道正盜發清谿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
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
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
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吳若
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興造
又得咎氏劄偕嶽行祠于山麓遂爲一方勝處由歐陽

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賢于其徒者矣論曰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吳嗣法子何爲孫行厘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爲能負荷者故與之游一日來請曰觀之興才六十餘年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骫骳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爲之欲爲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瞬山巔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爲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爲今之琳宮藥

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襖搖曳其間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寢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于前或繼于後以階登茲歸語子之徒儻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無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爲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于

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跡實爲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
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
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于道行
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
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
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于衆
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
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
則此山之名且將振耀于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

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
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爲二大池中立七塔交
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
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窺樓閣已非人
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
遠之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
超諸有閣于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
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剎東
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

詫于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歎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鷲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敞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

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于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于境內之山始建于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

之者不求于人見者樂施以迄于成凡爲閣七間高爲
三層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楹俱
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
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
千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
啄直如引繩放楹有閑翬飛跋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
內爲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鐘半
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
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

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藏入見樓
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
其比也鑰奉祠東歸嘗往遊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
于耳聞做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槩以
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
白之景思過半矣虛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
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刃恢恢巧匠瑰材成此
勝事觀者無不羨歎或請飾之做曰殫力竭財幸躋登
茲行且謝去若丹雘華飾尚有賴于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舅汪尙書

吾鄉僧刹最衆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道場爲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餘山比出縣治三十里創于唐之大歷而廢于會昌五季漢之乾祐僧清聳義仙入山求卓庵之地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曰石所住處吾其止焉旣得之曰此五龍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吳越聞聳之名命住杭之靈隱寺號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爲四明道場爾後寔爲徒弟廢壞天聖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居下與秦陵廟諱

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士浚自號和靜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爲汪長老率信士十人力挽師爲此來旣至尤與居士契合遂相與營度形勢遷立寺基相去二百步有蔣宗盛施錢十萬鑿山平址汪君鳩合衆力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嚴像設康定元年括囊山人志全爲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興造之速則曰霜暑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遺戒謂承爲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蓋凜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隩至

門約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稱爲檀越主則施財出力爲多矣慶歷三年賜華嚴禪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春濯塵四橋中有釣臺綠蘿望海亭皆爲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有興作支傾補壞視舊不能有所增益今住持僧無盡俗姓汪氏寔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體公會下三住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經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爲僧與之勦力有蓬道奧山縣巨三千畝岡壘險絕莽爲盜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己業也至是捨入山中別立一庵以謹護

守林巒映發又一勝處于北名馬跡開廢田八頃又以衣盂增置三十畝以瞻塔庵盡公旣已重建僧堂鐘樓等比舊加壯創爲春磴機輪激水爲無窮之利又將增廣大殿香積地之廢興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後族處雙谿爲大家其興未艾豈苟然哉余家久與之通譜視之猶南阮也族子伋與宗黨求記于余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沃洲禪院記謂晉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寢荒大和有頭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爲禪院寂然謂樂天爲從叔乞爲之記樂天系以詞云道猷肇開寂

然嗣興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與白氏其
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于前無盡嗣興于後
又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禮盡公爲師其于汪氏
又不止如沃洲之與白氏也因慨然爲書之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峯巉然
中本龍湫化爲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爲
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
宗爲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預大丈夫事繼之以無上

又繼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刃斫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
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累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
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
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
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
踏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
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游
幸就書龍游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
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

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累封神應德濟顯
祐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鉞鑪祭器之
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豫知國一之後以會
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
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剪去樗櫟手植杉檜不知其
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
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愧前人五年
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
而盡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

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于五峯之間
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儉各隨其時因
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
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
欲一新之乎況祖師之像出于烈燄而不毀開山之菴
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
身比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大興
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率學
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資施者聞風日

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與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己私開拓舊址首于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

樓以安洪鐘下爲觀音殿而以其東西序度毗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上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毗那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菴于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于六年之春成于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蕩廢于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

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于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
雪春翬飛層疊迥出于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
益衆奔轍瞻仰如見化城驚瞿踴躍稱未曾有徑山于
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
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
掌真絕景也爲別峯寶印賦詩有百萬嵒松雙徑杳三
千樓閣五峯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
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
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

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于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
契日攜書來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
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
士而爲此來何其舛耶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曠
括其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
爲盛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謂在杲公何足道而循習
離齷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
于興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答上資國力廣
集喜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躋登茲是固不可不記

以傳遠然于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
後瞻禮之衆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萬視之如幻
等之于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
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贊
歎有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于此師其以爲
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望廬山
開翠屏于空外小泊南康迫于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

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過
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讀之若身
到其處也住育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
普照院之詳蓋院去湓城之東才十五里爲邦人游樂
之地昔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有白鹿
臺臺下卽此刹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于茲
山而于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
入廬阜而面勢殊勝前橫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
亦爲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爲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

茅結屋而徒弟普誠與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卿相與
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
閣庖湏等處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爲有爲功德
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爲己任首住舒之興化移浮山未
幾被命來育王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
瑞其高弟也旣嗣法席父子更唱迭和相爲引重衲子
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罄衣貲度
智日智月等十僧使相其事爲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
水高人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旣廢而復大興豈無數

耶瑞公清介孤高而未嘗爲矯厲之行道俗歸重故能
一坐大道場至于九年略無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
累歲一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拙菴旣已示寂
吾將歸老于前山山間素無碑誌願爲之記將歸而刻
之噫余旣無由杖屨相從以酬素願縱到山中勝具亦
已無有矣師之歸度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
識旣爲書其始末又重爲之懽然也

魏塘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龍朔中始來中國于泗州臨淮縣信

塘大聖院六年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
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屬
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于此祖父諫議嘗
因從兒默堂繪像而爲之贊所謂一月在天影分萬水
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尙無恙泊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
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
伽欲建塔于寺中旣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
力爲之經理歲捐百斛以爲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指日可畢願爲

美坊乞地建標欲爲伽藍掘得古香積寺石記并金像
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或言師頂有一穴室之以絮夜
去絮則香滿一室質明香還復室之萬回異人謂觀音
化身也示寂于長安以有靈應遷還泗上爲之建塔傳
于世久矣鑰先祖少師年四十爲守家傳其顯應事甚
衆陳子充大光了齋之孫貳卿之子與余家有連比任
太府寺簿余方爲郎相與尤厚余旣投閒而子充亦掛
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
郡組延平旣無先廬無所于歸始謀禾興之居僑寓魏

塘大聖院六年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
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屬
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于此祖父諫議嘗
因從兄默堂繪像而爲之贊所謂一月在天影分萬水
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尙無恙泊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
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老僧清楚戒行堅潔一夕夢僧
伽欲建塔于寺中旣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
力爲之經理歲捐百斛以爲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指日可畢願爲

我記之余方病足僵臥一榻酸呻無聊未能屬筆隔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魁奇且有突兀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乾道間以假吏過泗但有火燒水轉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像之在吳門人猶敬之不謂殊特之觀乃見于此子充疎財好施旣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獨于此舉惟力是視倡率衆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雀之門與世異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燈而知小釋迦之開山二神蕭姓釋迦之來實有靈響遜山爲寺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高山之神益靈山之名日以著環袁之境旁及四鄰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詳又見于孚惠二王集錄寺興于唐會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至今凡三十有七代矣嘉定

元年閏四月三日不戒于火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
盡爲煨燼茲豈有數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
爲命當有以興起之亟捐金錢三百萬首建法堂及二
王之殿戶部尚書趙公爲建僧堂三門且爲之主盟知
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後施錢亦三百萬作佛殿住山清
公率其徒持鉢四遠聞者樂施不數月佛殿丈室香積
廊廡盡還舊觀而煥然一新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
速也余侯以丞相之弟平易近民旣已成民而又能致
力于神尚書斂澤民之惠袖活國之手歸而燕居助成

大事連帥又出俸餘爲之倡率清以一衲度寒暑頃在
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木形骸不改
故時四人者相與敬孚惠之靈神興釋迦之名刹一廢
一興殆不偶然清屬予爲記記其大概云爾神有二祠
去寺遠者一舍近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
初來自郴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懌清自
號簡菴余四明樓鑰也

攻媿集卷五十七

攻媿集卷五十八

宋

樓

鑰

撰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旣曰于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

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
職以來勉于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
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預也侵官固
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
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
垣部使者萃于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
它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漑
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爲當然也余讀書莞然

朱攸校

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于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
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于舊負郭二邑事體寢重他
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
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于是選任又
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爲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
內尋入景靈禁籙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爲之在國庠之
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

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
囚禁因又哀彙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
攷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人國朝
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
後有攷焉君寔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
于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鑰與君素有姻好喜
君之優于仕也爲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
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
諸公著于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

尚勉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而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
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
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
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
閣待制仇公愈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
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滿以
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

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于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傳
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
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鑰曰
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怠
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
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
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營造其公宇
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
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鑰旣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

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攷
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鄞縣置州仍
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于鄞明今爲慶元府
鄞復爲鄞翁山卽昌國也大歷六年三月四日廢于袁
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止列四縣曰鄞
奉化慈溪象山而圖志于鄞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卽
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

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圖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
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皆今之縣境也皇朝端
拱二年始為鹽場熙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
三鄉與鄆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鬪訟盜賊事王文公
嘗為鄆令劄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一
鄉隸焉初以邑小憚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興改元海
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職始分邑
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他邑無能
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覺弊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政

欲為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
之既數月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試為之圖郡造浮梁
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効力不
勸而集鳩工于三年初夏落成于十月之乙未為廳三
間高廣加于前數尺階與軒稱是徙廳右之神祠于左
廊廡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
與之直費錢才千緡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喏曰民
不告勞而輪奐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于朝故人劉
閒叟嶠雲以書來曰外子楊正臣欲附計臺一試望有

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鑰也初
一見而奇其貌與文今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
嘗涉海第聞出定川鮫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
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寶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
惟邑人往來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臨事不
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且曰楊君將
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爲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侔然位高而偏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

頃贅倅丹丘問于故給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進
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于材不材之
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于今爲輔郡貳車有三分
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絕境公字據其陽
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權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
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于前運使
楊公大興廳祀然二廳皆有題名此獨闕焉今董君嘗
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僚頗久樂此邦風土
別駕車以來旣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

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

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爲錢武肅王誅董昌于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爲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爲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旣侵奪其

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
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
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
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
民旣爲之剔蠹疏源又間爲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
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加增九分有奇廡宇建于崇寧
二年適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
中鏞爲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
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

皆不預居民仰嘆以爲前未有也又嘗爲府中修山陰
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隄造
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
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槩併
記之庶後來者有攷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爲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
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甥永嘉盧申之
祖擧力學繼世科爲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

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孤而自立將爲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矜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于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教學半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爲教學相長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于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于教當知其困不足與困子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且將以告後來者

攻媿集卷五十八

攻媿集卷五十九

宋樓鑰撰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焉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間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舊有閘啓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

勢朝拱映帶左右合于陰陽家言亦猶它山之于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爲長溝于井市橫三縱四其間二者如帶之垂爲梁于上而通舟于下堰其南而立斗門于東呼吸江水脉絡通貫按其圖大槩如古澮洫之制歲久閘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因侵其旁藝木築室日就湮微雨集則溢溢沉墊已則污穢停滯氣壅不宜多起癘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無丞水利之職簿實司之

蓋有欲爲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舉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迺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舊告諭父老訓率子弟莫不勸趨凡田于西者畝出錢三百首建閘于彭山先爲長隄以捍江湖撤故閘餘址悉以石爲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肩以層版經始于淳熙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萬爲工五千重築四埭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旣興遂修斗門復捐金錢爲之倡二者皆堅緻精密比舊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

爲濬河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于是家自爲役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盡撤壅蔽始見故道攘剔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淥波汪灣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橫狃增重河梁百年舊觀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痰疹隨生醫巧藥良導之流通則舉體和暢精神自倍耄穉雜然相賀且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君佳公子也種學績文以儒科自奮天資閎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于

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筮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于無窮熙豐間非不務此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者之過也善乎蘇頌濱之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興事至此蓋已甚勞皆切中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無作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勞所在底績由

今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之整辦遲以年歲所濟多矣後來者尚有以增緝之哉趙君名汝積字商卿漢恭憲王之裔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甲仗庫記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門王使君銖之爲郡也思不忝于先烈竭力從事有聞于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豪得志逋逃爲孽人不奠居爲言君曰是當有以次第爲之汲蒙泉以釀酒而利入日倍墾荆榛以爲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戶以增官

賦務農功以勸本業崇飾學校旌賞孝悌嚴釋奠之禮勸獎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豪強修飭火政明賞信令以制逋卒盜賊之尤無良者遠斥埃教義勇又能鑿頑石甃通塗增置郵傳以便往來謹邊鎖絕支徑申嚴法禁以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最聞可以少休矣一卒以狂醒殺三人捕得立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爲無罪可待威名流聞姦宄屏跡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爲重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具在而積久不

用位置無法率委于郡治廊廡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
既親行都試以作其勇且曰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
堅密與袒裸同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
延燔則又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于郡之西北虛曠
幾百餘丈繚以周牆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于朝有
旨下總司幹金穀以濟其須淳熙十五年八月庀役不
閱月告成爲屋若干楹廳事居中置樓于門兩廡翼如
也使君爲政抑可謂知所先後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
足以爲保障矣荆門多古跡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

兵以賈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橫矛拒
敵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倚曲
阻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使君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于淮東捍海之堰堰在泰州海陵縣北
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歷中黜陟使李承自楚之鹽城南
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
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
濤之衝發運使張綸轉運使令狐儀實主張是亘一百

四十三里有奇甃其外以爲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充他役乃無一人守者宣和隄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隄幾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海所衝曰六澤浦斃而新之壯于舊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創夾隄六里于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慶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月堰下臨海洋

了無塗泥爲之固護地形就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于海者十五里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臯亦壞十餘處近益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計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及今移築則堰內之田當爲斥鹵且將浸淫旁及橫流四出爲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擷節財用

銖積寸累願就茲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剡上凡再旬而得請遂以某月某日庀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興窰燒磚以爲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綱借幹辦公事趙不熄董其役公亦躬爲一行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爲功也告成于朝遷一秩以寵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鑰曰捍海大堰雖跨數州而泰之利害猶重今日所修則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爲之民旣不知役凡我同僚亦皆

蒙成而無預請記之鑰因爲之攷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役也范文正興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今天子之垂意爲部使者爲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于無窮可也鑰與王公嘗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丞嘉實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爲王公所知樂其有成欲以傳于永久鑰長子凜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餘姚縣海隄記

餘姚爲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關壤實爲民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于上林爲二萬八千尺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爲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蘭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邑人求記于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倍于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爲第二碑請不已則又

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以記今日之實則可爾余外祖汪公少師宣和中嘗爲是邑修燭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從兄皆嘗爲之婦家王氏自尙書而下四世萬邑中熟知海隄之爲害而近歲猶甚大率歲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往蕩去矣施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爲大病親往視之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強幹爲人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

感協力仗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蘇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縣秘書丞牛君嘗以石爲之今旣百年舊迹遠在海塗中則民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千七百尺用工二十萬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爲藪故隄蕩盡爲害甚酷乃于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度爲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衝鄉民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列于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首助穀三百斛益勉

爲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恃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爲一層用石至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費猶未足也茲事旣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况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爾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粗畢姑以辦聞日隳月損無肯出力蟻穴尤能潰隄况秋至潮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爲之救捺農事方殷青黃未接安有財

力以爲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廟山三山兩寨官
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苟有闕卽以聞于
邑隨卽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爲之者豈不相萬萬哉令
猶以爲未也謂不有以爲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
而前功寢隳矣于是又議建一莊約爲田二千畝始得
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
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桐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
十五畝三者凡爲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
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爲灌溉

募民耕墾假以資糧菑畚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
以助費又將益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
畝之數築倉于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
省重費民遂息肩浮土爲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之地
傳之將來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請奏之九重
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
他用仍禁官民戶之請庶可經久聖天子加惠田里諸
公相與維持其說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祇拜
明命刻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日

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了目前其至誠愛民有不可解于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者幾何人施君湖之長興人實司諫之子司諫用不盡其才齋志而歿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銖積寸累以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于垂成及其來歸爲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他邑告歉而此獨豐海田幾于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興民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

聖朝勤恤民隱遂躋登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治雖至于無窮可也因作爲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爲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而吞空古有長堤兮庸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來無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舂一有闕壞兮葦不可障而泥不可封民將爲魚兮良田墊于馮夷之宮歲月勞費兮民告于鞠凶萬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惟令之賢而才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鼎石兮折彼波臣之衝

蠹如長城兮繚如萬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于上兮飛
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恫矜兮朝奏而暮惟人欲之從
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于廩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
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隆隆變歉歲兮爲年之豐
良耜翼翼兮多稼芄芄穫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
以訊之兮樂石是龔赤子相告兮永無忘令君之功惟
後人之勉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闕兮謹爲之彌縫
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爲邑海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
卽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德二年始屬
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
御史崔皎奏于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
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
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爲明州
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
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之故多以渡爲
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

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劫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邑簿始創二大舟颿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于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枕席之上所濟不知其幾邑人至今歌之鑰嘗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句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舊例商賈以錢輸官以十之二爲導行費既首蠲其半以惠之餘分給胥輩因置筭筭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不取爾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寘其中僅二年

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碣又助邑之救書樓與邑庠遂以爲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省而工倍人樂爲用故能辦耳鑰爲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勲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旣久寢以隳廢而一舟先壞間有修治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撤舊增新併爲一舟行旅不堪濡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爲宰訪問疾苦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卽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旣成又以次年

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色色鼎新幾于改作至今年
二月畢工脩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器細大篙師名
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僚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
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鑰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
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維此一舉仰有以繼趙
公之成績俯有以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
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于色尤爲一段奇事夫子產以
輿濟人于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今前後邑官
之賢蓋能知爲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

而不忽二舟之利其有旣乎陳山有驛以爲賓客行人
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爲直書之以補
吾里地志之闕云

據爲居室爲場圃儻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實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儻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方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

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寔復舊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仲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求以補舊規揭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季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旣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于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

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

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承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鑰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丘隆然奇峰遙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爲丘壘出于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眞吉窳也是爲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鑰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

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冢舍三易歲久易圯仲舅投閒旣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

板爲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
下至庖湍罔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爲之贍塋舊有
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孫間有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私
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
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
其責且爲出穀以助他日尙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
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爲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
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爲墓阡甲于鄉里又以外
祖母福國之先壠在奉川桃花隩王氏旣不振亦爲買

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冢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
遠矣鑰旣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顧鑰道始末使記其詳
以詔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葉庵
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
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
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實始得姓
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爲氏或著樓焉東京雍丘縣卽

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
聞吾族自嫠而遷不知所始自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
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嫠
遷于明是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
一山坡陔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
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
錄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
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
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

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
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
集塋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
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
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
寫馮令人藏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于
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尤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薨二夫
人葬已久金鍾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

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爲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館壽穴正在

兩山之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谿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銜哀負土決意先期

移建冢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槩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行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爲屋數楹于外以爲齋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關於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

若羣從及子弟掃松泐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必至觸汙冢舍非奉先之本旨自茲幸無啟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鑰預攷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
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
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爲多竣事鑰叨
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鑰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爲幸而
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
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盡送其西去哭以二
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闊焉不相聞知慶
元之初鑰既投閒明年閱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
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寢登館學

上著庭攝攷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
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
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百卷寘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
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盛爲不亡矣子思
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
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
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
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

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年七月癸亥攷功涕泣而謂鑰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尙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生爲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終之義豈云小哉近方爲金華季氏爲古文孝經詳說後序因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爲之言

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同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于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

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
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云
鑰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
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舜謂臣鑰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
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驩久被眷顧師
舜由鎮應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

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撫孝宗聖製聞喜宴
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舜卜築
吳門之晝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真蹟匪
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寶儼所謂五星聚奎天下太
平之義累聖崇儒右文高視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主
上誤加獎拔寢塵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爲請上首肯
再三嘉定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正月見于
便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三大
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與閒銀鏤髹

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踧踖感激自誓思所
報稱移刊樂石願有以記之臣辭不獲竊攷所元蓋非
一日國家親睦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繁衍盛大教
養既至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有聲前朝徽皇命翰林學士承
旨鄭居中爲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丹其子開府儀同
三司嘉國公令峻及從蘇軾黃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
北宅之壁間嘉國之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康邸最膺
顧遇又見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旣得墨本訪求其後

伯驩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員筦庫以近臣
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勞勉以溫習
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曰于此可觀人間未
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記舊事盡瘁職守褒賞相仍
博洽醞藉歌詩聲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
壽怡神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商略從容畢景肆筆成書
楷法行草分資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月賦則全而書
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

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
踰十數持憲近畿孝宗出內帑緡錢萬嚴飾天慶觀親
札丁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睿藻數以賜焉乃今奎畫
申效于以承二祖之休于以獎聲績之赫三朝寶墨萃
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者
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蓋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
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之語樓以與閒名則取蘇軾賴
有高樓能聚遠一時分付與閒人之詩而宗表之衷實
用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桂舊

題于便坐植巖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遴選聘使擢少師
爲副別授國書議事敵知其爲宗老相與歎服以爲備
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益信師舜稔承家訓力沮開
禱用兵之議以是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邇聯委寄
益隆俯俞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者有自來矣惟昔君
臣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濟爲
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巾衍有傳家之寶無登牀之
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以永無斃爲子若孫
顧瞻豐碑齋莊斂衽仰聖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

萬物而不足報可不勉諸臣衰頹無庸方期謝事歧望斯堂無由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爲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振振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設施於穆少師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祐名臣賜對入侍禮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選帝筆昭回溢于巾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迺書榮桂表于家庭阜陵掄才輶軒載牽出奉六條申畀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臯如漢趙張卜築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狎放增賁丘壑奎壁之

光聚于吾門顧瞻斯堂庸侈上恩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爲榮于以示勸生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爲故樞密節愍王公立廟賜額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興間五使不測之地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戶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曰柟曰機開禧權臣橫挑甕裏三邊俱震

始復求專對之才以通好柁捐軀徇國爲人所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燾三往終定信誓祖孫相望勲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柁既奏功擢帥合肥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爲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歎且曰爾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柁拜稽首退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芾攝府事爲度基于郡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闢門三楹旁翼二挾以入兩廡中爲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具列深遂崇嚴旣足以揭虔

妥靈又啓旁舍以處道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新廟成不可無紀命鑰碑之鑰嘗銘公之隧若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機辯之詳旣屢書之茲不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觀昌黎韓公爲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脣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聞焉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

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而又增
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爲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
云

公之生兮不辰投大艱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驚嚴宸
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出萬死兮氣益振
得要領兮折殊鄰辯懸河兮機若神數往返兮就和親
功既高兮遭厄屯握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霾昏
祀于河間兮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
伸墓于山兮祠于城之闔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肖公之

像兮凜然如存芳菲菲兮薦苾芬洋洋在上兮傷不見
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閻或爲鬼以厲賊兮如張
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
傳無垠

攻媿集卷六十

攻媿集卷六十一

宋

樓

鑰

撰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塵大敵策勲計版幸綴羣英心旣歉然顏
 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略于中原正紫
 髯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
 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況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
 可以賢五千之騎奉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說禮

者乃元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錐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間得奇才自足有爲用真儒必將無敵
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能之書廣數路
以取人才詔直言以增士氣將取布韋之賤以爲將相
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
男子羞爲無用之陳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
願擢犀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鑰者賦性東昏
受材樗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黃卷之
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于舉子一言未售于有司

良弓之子必爲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
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爲勝敵
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迹
于行間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人之推
轂茲蓋伏遇 某官 才高今古名壓搢紳久居喉舌之司
臥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厚以存心遇事生風信
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
遂使庸愚亦預掄擇鑰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

功媛集 卷三 朱 依 校
畏于萬人霸當成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
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之榮靖
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惟
選舉之公本朝爲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羣試于有
司當首遵于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
苟有一毫之差必爲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
在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爲臣子當明許勢秉機

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備入門之
問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鑒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絕代之
工議論如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收旣寬
司敗之誅仍玷主文之選如鑰者伶俦無取坎壈數奇
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
世而不書鴈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
稍振願修世學益大家聲濫由鄉老之書來赴春官之
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窮鬼爲妖復轉喉而觸諱
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學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尙

懷譴死之憂矧明見于條章乃自爲于鹵莽深慮布韋
之賤不勝鈇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略去片言之
失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甑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桐于
爨下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于清禁異恩俯
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
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鼇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
尾退量叨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正始名流開元
故老公車讜議與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驛重來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屬品題

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錄盡收天下之英雄而斯
言之玷不可爲尤費筆端之造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
鑰敢不痛自激昂益加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願尚友于
先儒號一莊而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
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慙
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望表愧溢情涯
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

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產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爲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袞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而爲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勵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鑒精禮優選遴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鑰者術業空疎詞章骯髒受過庭之教敢言匡鼎之解頤

案原集避宋朝廟諱凡匡鼎匡衡匡廬之匡皆作康今更正

習雕蟲之工

難及溫生之叉手比幸登名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斂板趨風咸望非常之遇顧如孱質乃預英游方期六鷁之退飛敢謂雙鵬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州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鼇頭屢占在紛紛白袍之間鬻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念得寵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旋斡化權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旣陶萬國

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
 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于門下茲試
 不龜之藥偶獲預于選中亟畀除書實由大造鑰敢不
 益堅素履無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
 後知困顧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効

回交代李教授

冰

啓

以下十五首温州教授任內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鱸堂之選猥繼後塵荷委貺
 之游臨愧馳緘之已後恭惟 某官 性天夷曠才地高明
 筆陣摧鋒得雋膠庠之彥儒林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尙

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
 當路薦書皆欲出我門下倚聞嚴召徑挹超除鑰託契
 已深承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必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

信

啓

寶興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之便撫
 躬甚喜剡牘先之恭惟 某官 賦軋兩都名高六館文章
 攀桂再登俊造之科閭闔排雲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
 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于細旃褒語寵踰于華袞先生

入太學方將育天下之英才廣文獨冷官何乃爲諸侯
之賓客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覺三山之暫
遠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橫飛鑰少欲傳家長而惜學
閉門覓句初無螯白之稱仰屋著書空有醬瓿之誚頃
藉鶡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
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沾于膏馥要當力踵于步趨旣
非中行待我以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汝于
夫子難逃良友之譏

通太守曾吏部

選

啓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幃罔不欣愉竊惟左
浙之奧區獨以永嘉爲名郡人才秀發接王謝之風流
地望雄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
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颶風駕浪萬衆爲魚烈火焚廬
一昔而燼八潦七旱田野無以爲生九牧十羊吏民疲
于奔命闔境告病淵衷顧憂正藉虞升卿爲開錯節不
有龔渤海誰治亂繩旣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遠道恭
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學自得于家傳美蓋由于
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曾氏閥閱之高閩嶠勲

名藹相門之清議南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
卓稱江左弟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
爲澤底岡頭之族顧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星
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聽棘平反
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蕃將使官府復見
于太平閭里盡銷于愁嘆報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
趣曹相之裝卽聽三公之拜鑰學不知道才非瘡人偶
霑末第之名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
士之顏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濟啓

恭審榮膺宸誥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
符共理暫爲滄海之行先聲所加衆聽皆聳恭惟某官

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
綸自任直將舉明主于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
夫于百世之下韜藏旣久聞望益高獨由直道以致身
自結九重之知己紬書東觀徑躋瀛洲學士之聯典奏
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
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

予言仍參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常楊近詔
誥自爲之文端欲上規姚姒還直螭坳之秘進趨雞戟
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爲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
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
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永嘉
之古郡寔東澗之輿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
肯爲顏步兵之詩五馬自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
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
連客授尙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

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韜略
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
眷賜環在邇豈容阜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
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鑰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
廁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恨八
年之家食第慚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真成不韙此非
子坐日懼弗堪仰千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鴻遵
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猶喜魯侯之戾止

通邵通判 範 啓

別駕功高風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之餘念
行遂于趨鳧顧敢稽于饋鯉恭惟某官風儀峻整政術
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紊遇諸盤錯恢恢游刃
以有餘矧是永嘉甲于東浙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
王謝之流正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凋瘵振起教
條稔聞五月之政成盡出貳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筮鵠行會見雲霄之獨步鑰才非適用
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疎在淵源而何有謬司芹泮偶
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

所依

通趙通判

公佩啓

題仲舉之興稟先聲于海嶠開馬融之帳竊大庇于雲
天仰德既深遡風知幸恭惟某官派分銀漢秀挺瓊枝
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
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觚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
猶見于去思依上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眷茲名
郡密邇行都屬頻年有饑饉之災況比屋被焚漂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中之鼎

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塘會見精神之
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闈之班鑰才不及中學非
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爲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
坐不圖幸會獲在幷幪闔境傾心想望貳車之風采冷
官修敬預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錄參

必啓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焉聯事幸逢三語之英拜
履非遙捫心知慰恭惟某官清姿冰潔奧學淵深玉笋
瓊彝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緗帙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

試于梅仙海嶠更煩于阮掾獄市無擾長賦池塘春草
之詩兄弟聯飛行繼鷓鴣秋天之武鑰家傳雖久客授
何堪喜聞都騎之來遂竊靈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興獨冷之嗟再轉爲丞喜見真清之彥高
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雲間妙譽仕途
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果上金闈之籍謂宜闊
步徑登要津稱雨道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

妨藍水之風流預想登仙由茲假道鑰宦遊無取客授
何堪騎氣方來案騎氣見史記天官書一本改氣為驥誤將快爭先之覩緘
書敬遣少陳未見之心

回陳司戶僖啟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治槐笏宦遊喜參軍之稱絕聞

風久矣拜賜懽然某官理窟精深詞源淵奧早射廣庭

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

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明共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

迅召何疑鑰行遂同寅庶幾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

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弄以爲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興傑啟沈在秦師垣館下登第後駁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歷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聞月旦之評首

勤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過矣自視缺然

某官涵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

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我門下堯階賜第天子謂入吾

選中一官猶恨于棲鸞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

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顧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齊主侍
人瘠環好事者爲之也科第空傳于拾芥功名高視于
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
步窮洙泗之遺經仰屋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
句推殘膏以丐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沈舟而閱千
帆之過翦鬪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歎紛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落高懷馬喪安知其非福然
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當起據鞞之志
鑰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

掩關卻掃素欽靜退之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焉
有瓊瑤之爲報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
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

總啓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于緘滕摛
詞粲然爲禮過矣伏惟

某官

學耽八索識洞九流提筆

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帝所自致巍科精金百
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
之書俯就鸞樓尙淹鵬運高士不爲主簿雖曰徒勞君

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會聞妙擢徑上要津鑰晚出無
聞散材焉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爲人師絳帳方開正恐
此非子坐獨幸佳郡素多賢僚匡衡鼎來可共說詩之
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啟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兼葭之倚先
聲竦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天資爽邁寶甘
棠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盡傳世學小試勾稽之
職倚看趣召之行鑰久矣聞名茲焉同事高士爲主簿

固知公議之未平廣文獨冷官但喜疎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煥啟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市之仙更逢隱吏方謹先
聲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本原辭無枝葉
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貌粹溫不問已知其長
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寒乃就于尉曹不容警捕之淹
會膺召對之寵鑰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
伸素願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啟

玲官無取豈敢好爲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弟子伏
惟某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笋瓊盃壓倒千人之筆
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
以恩子倚觀奮發自致功名鑰久矣聞風欣于識面辱
貽書之加寵歎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旣

通交代徐教授

嘉言啓

讀鴈塔之題久欽聞望典鱣堂之教獲與交承旣慙揚
糝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修好在茲恭惟
某官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處士孺子宜當爲先求

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旣已飛英
聲于千佛經中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爲歷歲始
就冷官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
資于模範俾益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所樂諸
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鑰風昧家傳偶叨客授望親庭
千咫尺較吏攷之毫釐日冀先聲得遂歸歎之志顧瞻
清峙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刪定官啓

投誠恩地倍煩大台之陶鎔定法清朝俾預有司之筆

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交深凌兢采甚
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
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
之典宏開書局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總羣言之
首假刪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音如鑰者才不適時資非近道
雕蟲何取謾成童子之虛聲書馬有愆幾作詞場之奇
崇敢歎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以加工德之不修學方
圖于爲己斯未能信仕豈專于爲貧乃因客授之行益

究家傳之旨力攷淵源之所自務求敦學之半功抱素
志以自憐庶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之滯留
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于百僚之上有
味其言持長綆于千仞之艱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
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幾塵猶使及天朝之速化適承人
乏獲廁英游自爲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 某官 主盟

公道厚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德如弟

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遴顯以文之亨著以功敢
言競爽公山用于前正禮擢于後實出殊私鑰取不益
勵廉隅進修職業舉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
報恩豈容弗勉

回詹狀元發啓

清禁傳呼喜聞第一之選長棧委貺更驚駢四之工恭
惟某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聲于藝苑承一門詩
禮之傳奉大對于昕庭爲四海英雄之冠賢關增氣里
社重輝盍從臺閣以問津會見功名之發軔鑰頃由殿

幕先揖辭華待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
孫爲賢良之首仰天鑒之獨高敢意謙撝反爲異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彥啓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之下依
仁有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小夫之智恭惟
某官爽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爲古人有

用之學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
去非可麾卓爾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辭色不
以假人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衆心久爲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宵密之任進參政
 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儒素若其酬應
 之確了無間于戚疏苟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
 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搖而朝列爲之肅靖坐鎮雅俗
 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致太平咸望楊公權之相既明且
 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寵分泌殿七州訟理民無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留于蓬
 島曾不遠于長安會聞袞繡之歸亟正鈞衡之拜鑰登
 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顧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

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會聞半
 刺許置外員幸下攷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
 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卽獲承菽水之
 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丞而增愧案負丞見韓愈
藍田縣丞廳壁記一本改丞爲乘不必從登龍未遂尙須假事以有行愛日
 方舒寒威將勁願爲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甫啓

甘泉宿望久懷踰驥之誠別乘贊員喜有登龍之便敢
 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

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鑒瑣闈高批敕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掃蠹源而略盡清狡穴以一空不惟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賡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羣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赤城而名絳闕豈得長閒況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

而共政丘壑臯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良平公其毋遜鑰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倏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救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牆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聲光之末如見古人倘粗傳土苴之餘願爲弟子炎威方熾仙隱獨清顧茵鼎之茂調爲宗祊而自重

通韓運司

彥質
啓

伏審拜恩天陛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邃嚴之直水
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凡隸部封舉深抃蹈恭惟 某官
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赫元勳具載鼎彝之刻言言餘
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
赤壁增大江形勢之雄樵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
蠹源而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凜
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能臣乃
擢賢守借一州之斂惠俾列郡以觀風問津清禁之途
接武昕朝之列致身自奮行預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

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
搢紳之望鑰行能無取學術尤疎涉筆刑章顧安知于
八律預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惟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缺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鴈雙鳧顧何加于多少
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關決之宜幸屬按臨之
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霑九里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
負丞而興歎登龍正阻尙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 錄 啓

東閣同趨會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瞻高隱以非

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 某官 神鋒秀整筆力縱橫克紹
 家聲善寶甘棠之芴親傳世學盡讀牙籤之書盍上亨
 途以攄雅志依芙蓉于邊徼俄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
 姑為自適正恐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積藏鑰佐郡
 無堪登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湯知縣 烈啓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事之相
 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 某官 詞場前輩聖世名流棲枳
 海邦藉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

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向之
 已深喜瞻承之伊邇縱橫老筆歎才氣之增雄蹀躞征
 塵媿報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 宗昭啓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去秋既服持
 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來佐郡深喜為僚素知三語
 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荷貽緘之先辱審沿檄之將
 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伏惟 某官 學期于古用適于今
 高挹儒科振家聲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

容州縣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旣不爲駢儷之諛語我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顧將焉用三尺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懼乖愛日之誠幸下攷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之誚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未知攸處旣逢直諒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之先請益爲便凡此地當知之事與平生有用之言不鄙其愚

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 慶祖 啓

處以治中自慚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蓋之非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 某官 家聲赫奕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而息欲爲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暫煩婉畫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之幕會聞交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及視事一笑莫逆俱爲駢拇之流同官爲僚尚恃斷金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 果啓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聲方慙佐郡之
無堪深喜爲僚之有託伏惟 某官 性資通敏問學邃深
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何有寢蜚仕路之英旣
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天台之
間久矣邑人有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末契尤切寸心辱
華翰以過優媿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 成大啓

恭審詔起柄臣權分制閭九重前席方深共政之圖千

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鼎新凡屬按臨

舉增抃舞恭惟 某官 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爲出

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

金玉王度縝綸秘掖追還盤誥之風抗節殊鄰平讐疆

梁之氣威名日著宸眷采隆謀元帥于西南愴皇靈于

徽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人服武

侯羽扇之略進參駸駸光輔太平遽辭丹陛之風雲高

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

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頒帝綍併護瀛壖姑爲試馮翊之

行了無薄淮陽之志仰體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
瘵之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刺
史之二天傳填撫之先聲極撫摩之至意吏民相賀知
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笑澄瀚海之驚瀾
健筆流傳播雜林之佳句盡消愁歎倏變謳吟諒課最
之易聞恐公歸之難緩台星兩兩重觀齊色之祥泰山
巖巖式副具瞻之望鑰夙叨鑪冶久去門牆贅員于茲
阻奉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聞尚爲假事之
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敘勤誠畫戟靖深薰絃

和暢祈爲晷旒之眷益精茵七之調

第 3532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工
図書館	16

玫瑰集卷六十一

玫瑰集

卷三

三田朱依校

号	案
SS. 11. C.	为平
	年
	大
	商

趙

政
娛
集

卷
三

三
天
文
集

